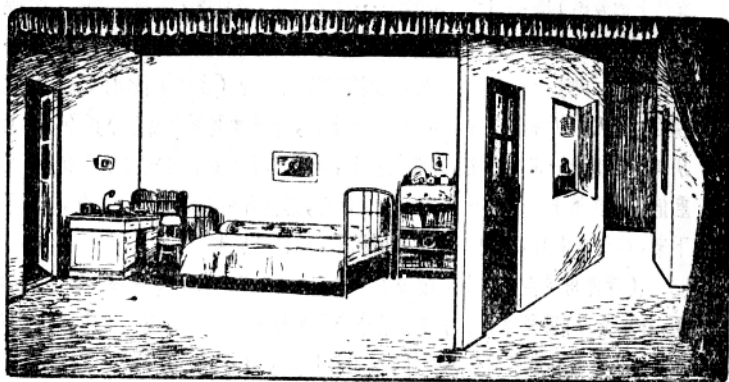


心病

赵羽翔 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設計者 王 秋

人 物：舒 蕾 陈正風 張 英

布 景：舞台四分之三的地方是室內，四分之一的地方是走廊，有一門相通，門旁有一扇小窗，在对着小窗的地方的走廊拐进側幕里去了。室內布置得簡單、雅致，地下有一張二人床，一个小写字台和其他应用的东西。牆上挂着一張結婚紀念照片，窗前挂一只雀籠子。另有一門通另一房間。

幕 啓：場上無人，少許，張英出現在走廊上。她剪着男人的短髮，穿着笨重的男式藍色棉大衣，她的動作也是男人樣子的。但仔細一看，就會發覺她這些都是故意作出來的。她來到門旁，先看了看門上的號碼，然後輕輕地敲了几下門，可是等了一會兒，里面却沒有動靜。

張英：舒蕾在家嗎？（仍無人應。推門入，見無人）啊——（又重新看了看門上的號碼）是三十二號啊……（走進來，發現牆上的照片）啊，幸福的新娘子，為什麼光笑不答腔啊，我還以為走錯門了呢……（環視一周）咽，這麼靜，人都到哪兒去了？（雀叫）你好，長了翅膀的主人！（坐下。等了片刻，不見來人，於是拿起筆來寫了個紙條。然後從口袋裡掏出一串梨干來，將紙條拴上，放在桌子上面，但覺得不是地方，又重把它掛在牆上。她還想從口袋裡掏什麼，忽然聽到走廊上有腳步聲，便停了下來，略作思索後，露出一副淘氣的樣子，躲到門後去了。）

（舒蕾出現在走廊上。她燙著頭髮，穿一身學生藍的舊棉襖。她個兒適度，樣兒大方，臉兒漂亮。手里提著個兜子嫋嫋走來。在她剛一進門時，恰好張英探頭想看看走來的是不是舒蕾，不料卻被她發現了。）

舒蕾：（本能地）誰？

張英：（猛地將她拖住）是我呀，親愛的小鳥！

舒蕾：（厲聲地）你什麼人？趕快放开我！

張英：（用男人的聲音）你不知道我等瞭多久啊……

舒蕾：放开我！下流的东西！（用力掙脫，兜子裡的胡蘿薊、青椒等滾到地上去了）誰允許你闖進我的屋子來的！

張英：（笑）干嘛不認人啦？

舒蕾：你……（定睛一看）啊呀！還是你呀，該死的張英！（一下坐在床上，喘口大氣）把我都要吓死了！

張英：（撫摩著她的頭髮，學著老太太的口氣）啊啲——不吓，不吓……

舒蕾：真淘氣！干嘛打扮成這個樣子？

（兩人蹲在地上拾胡蘿薊、青椒等物。）

張英：我們劇團要排“卓姪”了。

舒蕾：你就為這個把頭髮剪去了？

張英：不值得嗎？我都要高興死了！

舒 蕾：为什么不值得呢？人們能从舞台上，再一次看到女英雄一生的生活，还得感激你們呢。（少停）可是，你得加小心。

張 英：（不解地）小心什么？

舒 蕾：就这个样子在街上晃来晃去的，碰上哪个多情的姑娘，一見鍾情，再爱上你不就麻煩了？

張 英：（笑）真有这种事情，那倒滿有趣了。可是，你看我象嗎？

舒 蕾：（不解地）象什么？

張 英：当然是卓姪了。

舒 蕾：你晒黑了，倒真有点象大小伙子了。真的，剛才你来那一手，我只当……（拿她手到自己心房处）你摸摸，現在还在跳呢。（拉她坐下）什么时候由乡下回来的？

張 英：昨天晚上。

舒 蕾：去的日子可不少。

張 英：剛好两个月。

舒 蕾：剛出院你就下乡了，我真有点替你担心，你的病完全好了嗎？

張 英：好得就象从来也沒有过病似的。你怎么样？

舒 蕾：什么怎么样？

張 英：婚后的生活唄。讓我看看你。（端詳她）嗯，象个新娘子的样兒！

舒 蕾：別胡說了，我还是原来那个样兒。

張 英：可惜我沒参加着你們的婚禮。新郎官好嗎？

舒 蕾：他下乡了。

張 英：啊哟，怪不得这屋子給人一种冷清的感觉，原来是一家之主不在呀！（拿下牆上的照片）他和这照片上長的一样嗎？

舒 蕾：就是鼻子給照短了些。

張 英：那怪他这付大黑边眼鏡，給占去了不少的地方。可是倒

滿有風度的。哎，在乡下我給你寫了好幾封信，叫你給我寄去一張，為什麼不寄呢？

舒 蕾：（拿過照片）這個不好。

張 英：一定是把朋友給忘了。

舒 蕾：別冤枉人！（挂照片，見梨干）這是什麼？

張 英：一點小意思。

舒 蕾：梨干？你在哪弄到這種稀奇的东西？

張 英：在乡下演出時，一位老大娘送給我的。

舒 蕾：（拿梨干，見紙條）這又是什麼？（念上邊的字）“禮物菲薄，可你大概需要這個了——酸的。”該死的，我才不需要呢！

張 英：得了，結婚都一個多月了。（從口袋里又掏出一只布做的熊貓來）你再瞧這個，多麼淘氣的一只小熊貓啊！

舒 蕾：都留着你自已將來用吧！

張 英：你當這是給誰的？不，這是給新郎官的。你看，不合適嗎？

舒 蕾：不知道。

張 英：但願它象新郎……不，新郎象它……

舒 蕾：（笑）說些什麼哪？我的新郎就這個小樣啊？

張 英：（故作認真的）嗯，你看它多麼溫和而又憨厚啊！

舒 蕾：還有點笨頭笨腦的。

（二人笑。）

張 英：他溫柔嗎？

舒 蕾：（笑而不答）……

張 英：他一定很善良。

舒 蕾：（笑而不語）……

張 英：他多情嗎？

舒 蕾：不知道。

(陈正風滿面風塵，戴着黑边眼鏡，揹着皮包，兴致冲冲地出現在走廊上。一看便知他是剛下火車，遠道而來。)

張 英：(緊緊拉住她的手)你真幸福！

舒 蕾：可你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？

張 英：我来找你有事情。

(陈正風輕輕推開門，本想作个什么怪态逗弄舒蕾一下，可是一下看見了張英推了舒蕾一下。他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，馬上戒备地退了回來。)

陈正風：(在走廊里)啊！这小子是誰？摸摸索索的，舒蕾好象和他拥抱来的！（不知所措。)

舒 蕾：啊，一談到你自己，立刻就轉了話头啦？

張 英：五年以內不談戀愛。聽說，我們团今晚有个舞会，我們住过院的几个人，叫我特意来約你。

陈正風：(在走廊里)我該怎么办呢？(進退兩難，欲闖進屋去，又恐真相沒弄清，打草驚蛇)不能魯莽……(退回來，怔住。)

舒 蕾：我真想去，可还有点事情。

(陈正風走到小窗前偷听起來。)

張 英：是家务？

舒 蕾：这不剛买来的菜，想醃点咸菜。

張 英：明天再做也不晚。走！

陈正風：(在走廊里)我这耳朵怎么不好使了？

(想起帽子还捂在头上，馬上摘了下来。)

舒 蕾：(看了一下手表)現在还不到四點鐘呢。

陈正風：这要干什么去？

張 英：王芬和小崔都挺想你的，到那先談談心……

陈正風：談心？

張 英：……看，你一个人呆在屋里多悶得慌！

陈正風：(走過來)悶得慌？不好，有多少女人不就是因为悶得慌，

才……

舒 蕾：那我也得把衣服換一下呀，到你們文藝團體里去，穿這一身就行了？

張 英：對，漂亮一些是沒人見怪的。那我先到劉斌那去一下，回頭來找你。

舒 蕾：好。

（在她們談話時，陳正風又走近了小窗，聽到張英要走，馬上跑回來躲到左邊走廊里去。等張英走出不見時，他才走過來。）

陳正風：（望着張英走去的方向）看走路的样子吧，也絕不能是個好人！（轉過身來，沉思片刻）這還有什麼說的，這里若沒文章才見鬼了呢！可是……（想着對策）哼！那小子不是說一會兒還要回來嗎？對！……（神色不動地走進屋來。）

舒 蕾：（整理完屋子，將要進另一房間去換衣服）啊！是你呀，正風！（一下撲到他懷里。）

陳正風：（撫摩着她的頭）是我，親愛的！

舒 蕾：你回來的多么突然哪！

陳正風：万万沒想到吧？

舒 蕾：嗯，差不多就象在夢里一樣，你一下子就出現在我的眼前了！

陳正風：（離開她）有點意料之外嗎？

舒 蕾：是有点意想不到。你下鄉日期不是一個月嗎？（幫他脫掉大衣）可你去了還不到十天。

陳正風：這麼說，是我回來的早了？

舒 蕾：為什麼早呢？我是說，你的工作結束了嗎？

陳正風：看看，也許明天……不，今天晚上就要回去。

舒 蕾：今天晚上？

陳正風：對，今天晚上。（察顏觀色地）怎麼？不好嗎？

舒 蕾：(耍嬌地)干么不多呆兩天呢？

陈正風：这，你自然清楚了。

舒 蕾：当然了，还能叫你放下工作了！

陈正風：是呀，那就不能不高兴……

舒 蕾：为什么不高兴呢？

陈正風：你高兴？

舒 蕾：当然高兴了。

陈正風：(急切地)为什么？

舒 蕾：你能抽暇回来看看我，我还不应该高兴嗎？

陈正風：噢——(馬上轉为玩笑的口吻)可你大概把我整个的都給忘了吧？

舒 蕾：你說的真对。

陈正風：对？

舒 蕾：再对也沒有了！(親了他一下。)

陈正風：噢——(呆住，看着舒蕾。)

舒 蕾：你要洗洗臉嗎？

陈正風：啊——不。

舒 蕾：喝点水吧？(拿起热水瓶。)

陈正風：不渴。

舒 蕾：哎，你为什么总这样看着我呀？

陈正風：啊，没什么，离开这么多天了……

舒 蕾：看吧！(放下热水瓶，前后左右給他看)好好地看吧！

陈正風：嗯，你哪兒好象有点变了。

舒 蕾：变了？(笑)离开还不到十天？

陈正風：女人多变化嘛。

舒 蕾：也許，人家都說婚后的女人变化的快，可我自己還沒覺得。

(雀叫。)

舒 蕾：它可依然如故吧？

陈正風：好象还安分的样子。

舒 蕾：你說什么？

陈正風：啊，沒說什麼。(走到雀籠子前)啊哈，小东西，你活得还很舒适！

舒 蕾：得了吧，有一次，它差点沒冲出籠子飞了。

陈正風：一定是到时候你忘給它食了。

舒 蕾：沒有，象你在家的时候一样，沒忘記过一次。

陈正風：吃得饱，住得舒服，那就怪它野性沒有退尽了。

舒 蕾：很可能。你瞧它那一小塊天地，多憋悶哪！

陈正風：憋悶？

舒 蕾：它会有这种感觉的。我看，放了它算了。一到早晨，不等你睜开眼，它就吵起来沒完……

陈正風：不，慢慢習慣就好了。

舒 蕾：你精神好象不大好，一定是累了。你躺一躺吧。(整理一下床鋪。)

陈正風：舒蕾，这些日子，你也常常感到悶嗎？

舒 蕾：你把我比作小雀？(溫柔地)多坏！(逗弄地)可是，我有办法……

陈正風：(也用逗弄的口吻)当然了，沒有籠子圈着你嘛。

舒 蕾：是呀，悶的时候就可以出去散散步，溜溜公园，再不看看电影，或是跳跳舞什么的……

陈正風：那太好了，总一个人蹲在屋里，就会把人憋屈坏的。你常一个人出去嗎？

舒 蕾：是呀。

陈正風：(圈弄地)有时候和朋友一起。

舒 蕾：嗯，有时候和小姜……

陈正風：那个小姜？

舒 蕾：我們医院的。

陈正風：大概我不記得了。

舒 蕾：二十多岁，大眼睛……

陈正風：二十多岁，大眼睛？

舒 蕾：瘦瘦的臉兒，鼻梁高高的……

陈正風：瘦瘦的臉兒，鼻梁高高的？

舒 蕾：一笑露出兩顆小虎牙……

陈正風：这我可沒看清。是不穿着大衣？

舒 蕾：对，是件藍色的。

陈正風：藍色的？

舒 蕾：这回想起来了吧？

陈正風：他叫什么名字？

舒 蕾：姜桂珍嘛，兩根辮子挺長挺長的那个。

陈正風：（如釋重負）噢——

舒 蕾：你“噢”的是什麼？

陈正風：不“噢”什麼。

舒 蕾：（嫣然一笑）嗯，是不怕我和男的一塊出去？

陈正風：（故作愕然）你怎么能想到这上来呢？

舒 蕾：得了吧，以前我要和誰跳上兩圈舞，你都不高兴呢！

陈正風：那是因为我討厭跳舞。

舒 蕾：我們認識以后，你不是比誰跳得都欢嗎？

陈正風：可我不慣那些个跳舞的，摟得紧紧的，恨不得趴在身上，那种如痴如狂的样子！（有所指地）想起来我都惡心！

舒 蕾：多奇怪，为什么我連一次都沒碰到象你說的这样的人呢？

陈正風：（義氣地）大概因为当时旋律太快，你不覺得了。

舒 蕾：你說的到底是誰呀？

陈正風：（不屑一談的樣子）算了吧。

舒 蕾：（撒嬌地）不嘛！

陈正風：难道你們医院的楊大夫，不是此种类型的家伙嗎？場場拉不下，瘋狂起來沒有完！

舒 蕾：啊，你就因为我跟他跳过兩次舞，你才不高兴的嗎？其实他才不象你說的呢。

陈正風：算了。不來談这个吧。

舒 蕾：不，有一次你跟楊大夫吵了一次嘴，也是为了这个嗎？

陈正風：不是。

舒 蕾：你沒說真話。

陈正風：为什么要說假話。我又不是不准老婆进跳舞場的人！

舒 蕾：可是，进去的时候得你陪着我。

陈正風：那么这次我下乡，你一定沒跳了？

舒 蕾：仅仅跳了一次。

陈正風：在哪？

舒 蕾：我們医院。

陈正風：都誰？

舒 蕾：啊呀！人那么多，我上哪記得了哇！反正沒有楊大夫就是了。

陈正風：好了，我又不打算干涉你跳舞。可是，我問你，我不在家的時候，你不感到寂寞嗎？

舒 蕾：你問的多奇怪呀！

陈正風：一点都不怪。难道有那种人，不希望自己的爱人愉快，而只高兴她寂寞？

舒 蕾：那你还問！沒你，我就象丢了心似的。

陈正風：真傻！那为什么不把朋友找到家里來呢？

舒 蕾：朋友只是朋友。

陈正風：难道沒有知心的？

舒 蕾：有。

陈正風：誰？

舒 蕾：当然是你了。

陈正風：我？

舒 蕾：除了你，我還有誰呀？

陈正風：我和你說正經的呢！

舒 蕾：我也沒說假話呀！正風，你是不疑心我什么了？

陈正風：疑心？真胡說！你怎么能想到这上来呢？你做了什么事
情了嗎？

舒 蕾：你在說些什么？真奇怪！

陈正風：是呀，你什么都沒做，那就怪你自己在疑心了。

舒 蕾：（溫柔地）少說些話吧，你臉色不大好。

陈正風：火車太挤，我是有点累了。

舒 蕾：躺一会儿，我给你打壺水去。

（陈正風正要躺下，看見了熊貓。）

陈正風：这是什么？（以为她有孕了）你……未免預备的太早了点。

舒 蕾：沒有。

陈正風：你笑什么？

舒 蕾：这是剛才一位朋友送来的。她說希望你象它……

陈正風：剛才？

舒 蕾：你看見她了？

陈正風：沒有。他叫什么名字？

舒 蕾：張英。

陈正風：張英？（自語）可把他的名字知道了！

舒 蕾：你說什么？

陈正風：啊——我說我怎么不知道他呢……不，怎么不認識他呢？

舒 蕾：不認識？她是話劇團里最好的演員哪！

陈正風：啊，原来是風流人物。可惜我只看过一次戏。

舒 蕾：她可好了！非常热情。这就是她送給你的礼物。

陈正風：送給我的？这什么意思？

舒 蕾：希望你象它一样……

陈正風：怎么？叫我象一个傻里傻气、呆头呆腦的动物？

舒 蕾：不，一个老实忠厚的小熊猫！

陈正風：不对，这里一定含有什么意思！

舒 蕾：很可能，她有时好惡作剧。你可得多加她点小心。

陈正風：你能介紹我認識他一下嗎？

舒 蕾：那太好了！如果你不馬上赶火車，她一会儿就来……

陈正風：一会儿？那我太高兴了！我也可以多一个朋友了。你們
倆一定很要好？

舒 蕾：可以說不差多个腦袋，就是一个人。

陈正風：好極了。你們是怎么認識的呢？

舒 蕾：象我認識你一样，她有病住了兩個月的院……

陈正風：噢，你們作护士工作的都喜欢病人。

舒 蕾：不是喜欢，是由于同情和爱护，一点点有了友誼……

陈正風：真偉大！（躺在床）护士万岁！

舒 蕾：（給他盖好被子）安靜些，把眼睛閉上……

陈正風：我不是病人。

舒 蕾：可你头有点热，最好今天別走了。（看着他笑了笑）我打水去。一会儿还有好东西給你吃呢！（拿熱水瓶下。）

陈正風：（听听舒蕾已走远）看样子，她好象没什么似的。也許真是我疑心了？（忽地坐起来）可这張英该怎么解釋呢？真活見鬼！忽然蹿出个張英来！听他这名字叫的吧，不男不女的，也絕不能

是个好人！可惜我这倒霉的眼睛，到底没看清，刚才他倆是不拥抱来的？（下地來，拿掉眼鏡擦着，冲着它）老兄，相伴六七載，到了紧要关头，我一点都不能借助于你呀！（戴上眼鏡，略思片刻）不，女人是很难琢磨的，誰能說得上剛才她那些，不是故意作給我看的呢？那种殷勤的样子，若無其事的笑，都是多么不自然哪！本来舒蕾就好交际，好活动，加上这种护士工作，什么人都接触，而我还不是因为住过三个月的院，才認識她和她結的婚？这个張英不也住过兩個月的院嗎？他又比我年輕，漂亮，还是个演員。演員嘛，靠一張嘴过日子，遇到了女人，能不甜言蜜語的？本来朝三暮四的女人就有，加上舒蕾沒經驗，意志再薄弱一些，还有不上套的？什么新婚不新婚的，自然就抛到腦后去了。于是趁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就……就……天哪！这还有什么說的，簡直不敢往下想了！（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了）我該怎么办呢？（隨便翻了一下床鋪，不見什么）我該有个妥当的对策……（把各角落檢查了一遍，然后信手拉開抽屜，發現了信，不知是喜還是驚）信？啊？是信！張英寄！（急忙抽出信來，讀下去）“亲爱的蕾……”天哪！竟称呼上亲爱的了！（急不可待地看下去）“剛剛放下行李，就来給你写这封信了。虽然我們分开仅仅是三天前的事，可是，我真想你想得要死！……”这，这……（又急着看下去）“……告訴我，亲爱的，我离开医院那天，在我拥抱你的时候，你是不偷偷地哭了？我知道你不仅……”天哪！到了这样程度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？（又看下去）“……我知道你不仅……”（略过）“……而且……”（又略过）“……人生来要不是为了工作的，我真願意得一次長病，象过去一样睡在你那对爱撫、溫柔的眼睛下面，永远不离开你……”这不是情書是什么！我真混蛋！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在怀疑別人呢！（急不可待地又抽出另一封信來）“这兒天已經下雪了，你从来也沒想过，农村的雪景比

起城市的来，要美得多吧？它是那样的辽阔，一望无际……”这不仍然是调情吗？风花雪月的！天哪！我再也看不下去了！这已经够了！（无力地坐了下去。沉痛地）女人；咳！女人是多么的易变哪！早晨还和你情意缠绵的呢，不到晚上就别有新欢了！天哪！我真受不了！（霍地站起）我真想摔东西！真想打人！（拿起熊猫狼劲地抛到一旁去）我该怎么办呢？（雀叫。蒋神有顷）对！那小子不是一会儿还来嘛，趁这机会躲出去，把信整个看完了，再来堵他们俩算账！（装起信来，穿上大衣。）

（舒蕾提着热水瓶推门入。）

舒 蕾：怎么，你真的要走啊？

陈正风：那我还说笑话？

舒 蕾：不是七点四十的车吗？（看表）现在才五点，忙的是什么！你等等！（拿出梨干来）瞧！你把大衣脱了，我用热水就来给你泡一泡。啊！（要给他脱大衣。）

陈正风：（躲开）我不要！

舒 蕾：我知道你喜欢吃酸的！（巴答巴答嘴）你酸不酸？

陈正风：为什么要给我酸的！（拿起帽子便走出去了。）

舒 蕾：（追到门口）你等等，我给张英留个条子，完了我和你一起到车站去……

陈正风：不，等不得了。

舒 蕾：你的皮包还没拿呢！

（陈正风回来取皮包。）

舒 蕾：我一定要送你去，你等等我写几个字就妥……

陈正风：不。

舒 蕾：你怎么的了？

陈正风：没怎么的！（跑了出去。）

舒 蕾：你等等！（但陈正风已无踪影了）真怪！（发楞好半天）这个人到

底是怎么的了？疑神疑鬼的！（解釋不清）是我那兒有值得懷疑的地方，還是听了誰說我的閑話了？……可我也沒做什么哪？（想）看了一次電影，跳了一次舞，再……再就溜了兩次公園。可這又有什么呢？（實在想不通）真奇怪，這到底是為了什么呢？無緣無故的……

（張英從走廊走來。）

張 英：（在門外）舒蕾，收拾好了沒有？（進門）走吧！（一看）啊，這老半天你怎麼還沒換衣服啊？

舒 蕾：等一會兒。

張 英：怎麼？不想去了？那我可不答應你！

舒 蕾：不。

張 英：那為什麼？（看見陳正風的手套）這是誰的？

舒 蕾：啊——正風拉下的。

張 英：還是他回來啦？怪不得你不想去了！

舒 蕾：去，為什麼不去呢。

張 英：叫他一塊去嘛，大家也認識認識。別擔心，時間不會太長，一定早早把你們倆放回來。他呢？

舒 蕾：上車站去了。

張 英：干什么去了？

舒 蕾：走了，回鄉下去了。

張 英：（奇怪地）啊？干嘛來去匆匆呵？

舒 蕾：他的工作還沒有結束。

張 英：你怎麼不送送他去呀？

舒 蕾：這……還送他干嘛。

張 英：哎，你們還是新婚呢，怎麼好不送？是不因為等我來的？傻瓜！快去換衣服去，我陪你上車站，然後從那到我們團去還不繞遠……

舒 蕾：我不想去。

張 英：別，我還要見見他呢。

舒 蕾：他还总也不回来啦。

張 英：啊——新婚的人大概都这样，連讓別人看一眼都……（舒蕾要說什麼）好了，好了，快換衣服去吧！（不容分說，把她推到隔壁屋裏去，然後自己哼着一只愉快的歌曲）舒蕾，你有“卓姬和舒拉的故事”嗎？

舒 蕾：有。你自己找吧！

張 英：（翻桌上的小書架）沒找到。

舒 蕾：你看看中間的抽屜里。

張 英：（找）啊，有了，有了。（拿出書來翻着，又哼起了歌曲。）

（少停。舒蕾穿着花棉襖，拿個漂亮的頭巾走出來。）

張 英：啊，漂亮極了！为什么不穿上大衣呀？

舒 蕾：你急的是什麼！

（舒蕾到鏡子前做修飾。張英跟過去。陳正風出現在走廊上。）

陳正風：哼！这回我从信里什么都弄清楚了！我要等姓張的这个小子！（切齒地）我叫你們知道知道这后果是什麼！（推開門，見張英，立刻縮回來）真是冤家路窄！

舒 蕾：（覺得有人）誰？

（陳正風象做賊似的，被这一声問，吓得反倒躲了起來。）

張 英：（推開門看看）沒誰呀。（關上門，走了回來。）

（陳正風輕輕走到小窗前，偷聽起來。）

張 英：你應該淡淡地抹上点紅……

舒 蕾：別給我出主意了！你就穿这一身哪！

張 英：当然要換上漂亮的了。嘿，你瞧！現在咱倆要是在街上一走，該是多麼合适的一对！別人看見，不叫他羨慕得要死，也得叫他嫉妬得發瘋……